

'99 财政政策 确保增长与稳定

1998 年财政政策的主要特点是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措施,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以有效地启动经济;通过增加投资来弥补出口和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下降所带来的需求缺口。1999 年要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可能将会面临更为严峻的国内国际和复杂多变的局面。稳定经济的难度与 1998 年相比可能有增无减。全年财政政策的思路仍然是围绕确保增长与稳定,在 1998 年财政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1. 继续支持基础设施投资,实现扩大内需的要求。基础设施是投资周期较长的投资项目,只有一年的财政投入是不够的,引导民间投资于基础设施是必要的,同时要通过综合配套实现投资回报。

2. 财政政策既要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又要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这对解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都有很大意义。

3. 在支持基础设施发展的同时,适当支持制造业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并对企业重组的金融、税务等问题提出规范化的制度或法规。

4. 用发行特别国债等措施继续充实商业银行资本金,使其达到巴塞尔协议规定的股本金比例,这对推进商业银行改革有重要意义,也为探索商业银行的股份化改革奠定基础。

5. 会同有关机构尽早提出社会保障体系的框架以稳定居民的社会预期,有利于刺激消费。

(摘自 1998 年 12 月 18 日《中国经济时报》作者:李泊溪)

《中国经济信息》1998 年第 23 期发表胡成国的文章认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能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但也可能转变为新的经济“亏损点”,让企业背上沉重的包袱。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现有的大中型亏损企业中,有 20% 以上并非主要缘于“历史原因”而造成亏损,而是因为新的经济“亏损点”拖垮了企业。为什么会出现新的经济“亏损点”? 作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决策水平不高。诸如决策不讲科学、没有认真搞好市场调查、项目实施进度缓慢等都是决策水平不高的表现。其二,缺乏责任约束。那些盲目上马、决策失误造成损失的新项目,决策者总能以种种借口逃避责任。又由于缺乏舆论

防止出现新的 经济“亏损点”

上的追根问底,行政上的奖优罚劣,法律上的严明惩治,使得项目决策失误往往以堂而皇之的名义大行其道。其三,没有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有些领导干部好大喜功,贪图虚名;不是把工作的立足点放在为民办实事和振兴一方经济上,而是一味追求个人政绩,打着为群众办实事的招牌,不顾当地实际;急功近利,搞短期行为,盲目铺摊子,上项目,甚至乱集资、乱摊派,抱着“项目上了就是眼前的政绩,后果如何是以后的事”的态度,结果导致决策失误,造成经济损失。

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五大空间

1998 年 12 月 14 日出版的 第 50 期《了望》周刊刊登作者易纲的文章认为,如果调整宏观经济政策,转向以推动结构转换、消除供给约束的供给政策,中国经济就存在可持续性高速增长的空间,这 5 大空间应该是中长期宏观调控经济政策的主要着力方向。

1. 城乡结构转换空间。如果中国农村城市化步伐能达到国际平均水平,中国市场需求就会呈现比较好的梯度,仅家电产业至少还可以高速增长 20 年,耐用消费品对中国的带动至少还有 10 余年。因此,现阶段投资的方向之一应向城市化发展方面倾斜,加速城市化进程。

2. 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空间。在工业中,非国有资产比重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大约为 2.24 个百分点,因此,非国有经济的成长和壮大,将换来经济高

速增长的空间。

3. 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产业政策正确与否对经济增长关系重大,尤其是连续正确的产业政策能够产生的并不是简单的叠加的增长效应,而是累积的效应。中国目前的产业政策显然还没有将资源配置到有效率的产业中来。为此,有必要思考产业政策的取向,对需要振兴的支柱产业进行倾斜,有效地增加投资力度。

4. 区域结构转换空间。中国这样一个 12 亿人口的经济大国,劳动力投入增长的可持续性可因为区域差异的存在而长久保持,支撑起中国经济 30—40 年的高速增长。

5. 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这将成为支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有活力的一部分,中小企业的成功将意味着我国经济效率、活力、就业及可持续有了基本保障。